

原教人物群像

整理 rata mayaw

原住民學生離開故鄉至外地求學，所要面對的不僅是在課業上的壓力，在文化及語言的適應，也是一項重要的課題，在描繪民族認同的圖像時，也往往在這一段充滿矛盾、衝突與掙扎的階段，有的愈加清晰，也有的卻是漸趨模糊。不過，可感受到的是每一個原住民學生的求學路上，總會出現段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本期的原教人物群像，除了以一位現已負笈夏威夷的泰雅族學生官大偉，述說他在留學路上的種種體會；另一位則是讓所有北醫的原住民學生們所感念的鍾文政教授，他對原住民學生的關懷，讓這批遠離原鄉的學子們，在北醫找到另一個家，而「鍾爸」就像一盞永不熄滅的燈，照亮他們的求學路。兩個人物都是升學優待制度的參與者，一個是在奮勇向前的跑者，另一個是加油打氣的支持者。

官大偉 航向太平洋

官大偉 (Daya) 夏威夷大學地理學系博士班

回想起來，如果還有機會繼續唸書就要好好把握，應該是在大學跌跌撞撞、幾經挫折之後得到的一個體認，但是會出國留學，在政大民族系碩士班受教育的一段時光應該是重要的關鍵。在民族系碩士班，我摸索出可以作為終身志業的興趣並確立了未來進一步求學的方向。於是，在2002年碩士班畢業前夕，我參加台北市政府原民會舉辦的公費遊學徵試，獲得三個月的短期遊學獎學金，經由論文指導教授張中復老師的引薦，我和夏威夷大學的教授取得聯繫，並在他的協助下申請到擔任訪問學員的資格，開始了我第一次拜訪夏威夷的旅程。



▲ 夏威夷大學Manoa校區校園一景。

原教人物群像

在三個月的訪問期間，我一邊到處旁聽，一邊拜訪教授，以尋找對我的研究方向有興趣的老師，同時也試著瞭解這裡的學術重點以及整體的社會環境。夏威夷的人口組成和美國本土有很大的不同，夏威夷原住民、高加索裔、日本裔、葡萄牙裔、太平洋島裔等等，沒有任何一種人口過半，因此文化現象相對的比較多元並存，而夏威夷曾經做為一個獨立王國被美國推翻的歷史，也使得這裡對於原住民議題的反省要比美國許多地方要來得深刻。在學術上，由於夏威夷州政府的經費無法和本土的大州相比，因此夏威夷大學在整體的大學排名中勢必比不上美國本土有錢的大學校。但是，因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幾個與這裡的地緣相關的科系，例如：天文、地質、地理與環境研究、海洋資源、人類學、語言學、民族植物、南島研究，以及亞洲、東南亞、太平洋等區域研究，則在各自的領域一直享有不錯的學術聲譽。美國國會也從很早就從夏威夷大學成立了東西研究中心，將經費挹注在亞太區域的經濟、政治、社會、人口與環境研究上。因此，對我來說，在這

裡求學，可以在許多不同的系所和研究中心間得到相關的資源。

2002年11月從夏威夷回到台灣，我便開始同時進行幾件重要的事情。首先是按照計畫在回國後一週參加了教育部公費留學考試，之後則參加GRE考試，並且開始準備申請入學所需要的研究計畫、推薦信等等文件；另一方面，我在回國後的一個月內也在台北找到了一份工作，並在隔年六月完成婚姻大事。由於和第一次訪問夏威夷期間認識的教授們保有聯繫，所以申請學校並沒有遇到太多的困難，反倒是在2004年4月收到入學通知到8月出國之間，一邊要完成離職前的工作交接，一邊和妻子兩個人花了將近三個月把台北住處的東西一一裝箱打包，然後利用每個星期六、日逐批的載回尖石老家，是最辛苦的一段過程。

從搬家到向親友、師長們一一辭行，忙碌了一大段日子，一直到出國前一天，載回最後一批東西，在尖石家裡過夜，才開始有時間靜下心來。半夜裡，我把剛剛在房間書架上安置好的書本抽出來隨意翻看，看到了孫大川老師的「久久酒一次」。第一次讀這本書至少是十

原教人物群像

多年前的事，再次讀到，竟有一種年少時不曾過的體會。當時，只偏執於討論「黃昏民族」這樣的概念是否恰當，如今卻在字裡行間看到作者的熱情，那是一種要同時保有學術的理性和生命的詩意的熱情。我想到幾天前到東吳大學，石計生老師送我走出他的研究室時，一臉豪情的對我說：「要把讀書當成作運動一樣」，當時的我有一種全身觸電的感動。讀書就是為了要實踐理想、實踐生命，這種熱情正是我要一直保持下去的。出國的前一夜，我這樣提醒自己。翌日中午，在機場揮別了送行的父母，我和妻子兩個人登上了飛機。才剛坐上座位，旁邊一個小女生抽抽搭搭的哭了起來，細問之下，原來也是一位留學生，要轉機到密西根。第一次出遠門，男朋友來送機時塞了一封信給她，要她坐上飛機後才能打開，她打開信，就忍不住的哭了。為了理想不得不和關心的人分離，縱使是未來難料，也只能當作一種賭注。對我來說，雖然不捨日漸年邁的父母，但新婚的妻子就在我旁邊，總算也是帶了半個家在身上，和許多的留學生相比，我已是幸福許多。

初回到夏威夷，我們住在我前一次來時所住的東西研究中心的宿舍，雖然是雙人房，但是扣掉兩張床、兩個書桌、兩個小小的衣廚，幾乎就剩下僅可迴身的空間。為了營造出一個家的氣氛，我們把一張床搬到公用的儲藏室，然後把空出來的位置鋪上一張毯子，向台灣學生要來一張木板，墊在紙箱上，再鋪上桌巾，便成為一個小小的客廳。由於我在申請入學的同時，也申請成為東西研究中心的學生成員，所以剛到夏威夷隔兩天，便必須參加東西研究中心所舉辦的一個長達兩個禮拜的迎新課程。這個迎新課程說來頗有趣，除了安排夏威夷裔的教授介紹夏威夷人的歷史，也安排研究



▲ EWC迎新活動中參觀夏威夷傳統方式耕作之芋頭田。

中心的研究人員向學生介紹他們的研究內容，同時也安排了田野的旅行。許多比較軟性的活動，像是野餐、旅行，還邀請學生的眷屬一同參加。新生訓練結束的時候，中心在宿舍前舉辦了跳蚤市場，讓新生可以向正要畢業的舊生買到便宜的生活用品。我和妻子小小的房間裡，也因此增添了烤麵包機、咖啡杯等器物，再加上台灣學生慷慨送來的微波爐、電視機，便漸漸有了家的感覺。

來自太平洋地區國家的學生很多，應該是夏威夷大學的特色之一。除了來自東亞、東南亞各國的同學之外，還有來自薩摩亞、斐濟、東加、吉里巴斯、萬那度、馬紹爾群島、所羅門群島、庫克島……等地的同學。在東西研究中心的迎新時，曾有人一一算過，總共有來自五十五個國家的學生。如果不是來到夏威夷，很多國家的人是我一輩子不會有機會認識的。在東西研究中心的宿舍裡，我們常常以太平洋兄弟相稱，因為認識他們，我學到很多以前所不知道的知識，也建立很多新的友誼。夏威夷大學裡來自太平洋地區學生多不稀奇，真正稀奇的是，在夏威夷的

台灣原住民竟也是超乎想像的多。在我來之前，已有一位念人類學的賽夏族，還有他阿美族的妻子，以及一位念語言學的太魯閣族，新學期開始後，便加上我和我布農族的妻子，而過不久我們在台灣同鄉會遇到一位玉神畢業，嫁到這邊已經好幾年的泰雅族大姊，接著又遇到一個到這邊念語言學校的泰雅族小妹妹。算一算，小小的一個歐胡島上竟有七個台灣原住民。我們常常戲稱，這裡大概是全美國台灣原住民人口比例最高的地方了。儘管平時每個人課業壓力都很大，但在假日時候，我們總不忘小聚一番。一把吉他，幾罐Coors Beer，吉他的Am旋律就自然而然的出來了，連其他的台灣同學也都愛上了這樣的聚會氣氛。這種感覺，像是回到大學時在台北求學的原住民學生聚會，更像是在離家千里外的太平洋島嶼，建立了一個小小的新部落。2005年的春天，東西研究中心舉辦東西文化節，讓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展演他們的文化。在這之前，台灣學生已經有七、八年沒有參加這個活動。為了讓台灣重新回到文化節的舞台，我們申辦了介紹台灣的展示攤位，並在文化

原教人物群像

節中表演節目。經過好幾個月假日聚會的編排和練習，又商請原民會空運來十六套台灣原住民傳統服飾，台灣學生在文化節中表演了一系列的泰雅、客家、福佬歌謠，布農報戰功，以及阿美舞蹈，得到了熱烈的喝采。在文化節結束當晚的慶功宴上，各國的學生看到我們就不斷的高喊「Taiwan! Taiwan! Taiwan!」，我們一時興起，便帶領各國的學生一起跳阿美族的大會舞，從屋內一直跳到了屋外。當天，台灣原住民成了活動中最亮眼的明星。



▲台灣學生在東西文化節表演一系列原住民舞蹈。

系上有一位毛利人教授，看到我，總喜歡在課堂上說台灣是南島民族的起源地，說

台灣原住民和毛利人是親戚。一次，談到「非西方」知識脈絡的空間概念，他便以南島民族航海辨識方位的方式為例作說明，並提及南島民族都是航海的高手，一位夏威夷人同學問：「那不會航海的怎麼辦？」，我開玩笑的回答：「不會航海的應該都留在台灣了」，全班的同學都笑成一團。在這裡的學習，讓我常常有如魚得水的感覺。除了我的系上以原住民和環境資源的關係作為研究重點之一外，很多系也將原住民研究視為重要的研究方向。因此，我可以到法律系聽紐西蘭毛利土地法庭主席的演講，到政治系修原住民理論，到人類系上民族誌裡的地方、歷史與記憶，到夏威夷研究中心聽夏威夷人的傳統生態知識、到東西研究中心看東南亞



▲攝於Diamond Head。

少數民族繪製社區地圖的工作坊發表成果，到……。儘管從帝國的版圖來看，夏威夷只是帝國邊緣的一個島嶼；但是從夏威夷來看世界，夏威夷卻是在太平洋的正中央。夏威夷大學的學術重點，在美國來講常常是處於很邊緣的位置，而之所以會有特定的資源挹注在這個東西交匯之處，也和帝國延伸勢力的脈絡有很大的關係；但是，它在原住民研究上的整體學術氣氛，卻也反映出一種尋求去殖民、抵抗的努力，乃至翻轉的觀點與新的實踐的可能。就如同一位太平洋島嶼系的美洲學者Epeli Hauofa所言：「如果從『西方』知識的觀點，我們擁有的只是一片海洋中的貧窮島嶼，但是從我們的觀點，我們看到是由島嶼串連起來的一整片豐富海洋」。

從台灣到夏威夷，對我來說，像是一場快樂的出航。當然，這其中，若沒有妻子的相伴、父母的支持、師長的提攜、朋友的鼓勵，是絕對無法成行。在航程中，我必須不斷的向前看，尋找未來；也必須不斷的回頭，從出發的地方為自己的座標定位。近來，隨著修習的課程逐漸累積，我開始擬出未來的論

文研究計畫，並藉以作為進一步修課的依據；同時，也開始把課堂報告的成果重新整理成小型論文，參加國際的學會和研討會活動。我知道眼前仍是一片無際的海洋，還有無窮的寶藏等待探索。旅程還在繼續，而我則必須保持熱情繼續前行。

